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北史卷三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鄭羲 孫述祖 從曽孫道邕 道邕子譯 譯叔祖儼 儼族孫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

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怱怱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陵令羅修前别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荆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

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

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

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
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竝
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其後
宋將到彦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
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
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
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
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

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戸男絹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櫓又何憂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寛

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
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
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
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
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
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壃場
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
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

身殁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睢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

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
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
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
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封長
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
和九年為典寺令六十年降侯為伯帝納其長女為嬪
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響
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

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别所冡不即塞常於壙内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黄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

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感服就褫之崇亦不恨領軍元乂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黄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

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録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黄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黄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

州始作黄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乃為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歴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别駕本州大中正孝

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宫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劭字君懋少沉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閲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

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宫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

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已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

開皇初邰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
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
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黄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
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賫楊
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
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
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

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黒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歴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黒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黒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歳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歴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

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黄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黒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黄色者隋色尚黄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黒龍鬬者亳州熒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

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
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
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
說陵當為除凡鬭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
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
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
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
不爽亳耄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

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将

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

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也十一月神人

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
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
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
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
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
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
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
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

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宫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為真人

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眞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眞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乜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

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為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彤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行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

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

道無為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為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

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
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部州河濱得石
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
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
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
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
理遂附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王
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

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郤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王亦有五岳郤非虬屏之象二王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别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葢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宫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王則有皇

帝曰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
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
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
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
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
人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皇隋
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
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

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内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

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葢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内夜有鍾聲二百餘響者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

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蓮案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

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

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畧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遵業弟廣業性沉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

父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大
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
曽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
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
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
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
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旣

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

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歴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人望為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

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婚姻乃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沖之親

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别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孝文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盖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羲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事

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
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
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為齊州刺史懿好勸
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兖州
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
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
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
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

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
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
土來賓一正歴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
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
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
文謂道昭曰自比遷豫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若
今日遂命邢巒總集敘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

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
懐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州都督道昭上
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為
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
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懐擊壤之慶
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
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
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斆澄等依旨置四門

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
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
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
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
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
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
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
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

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
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
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
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
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
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
復入為祕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
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人所愛子嚴祖頗

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
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
祖聊無愧色孝静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
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
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
為帳内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冑俱好酒不
憂公事神武責之冑懼潛通西魏為人糾告懼遂謀逆
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頼武明皇后及文襄爭

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
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
翿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
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室山傲
誕不自覊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䌫破弊而往遠近欽
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
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
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

廷累徵不至終於家子䶵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

位蔣州司馬天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

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為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

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為館客歷兼中書舍

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

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

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

詩詠亦當不減魏收思道荅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

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别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聦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
稱譽歴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
齊天保中歴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兖州刺
史時穆子容為廵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
述祖父為兖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
時年九嵗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敎猶相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甞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絶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賔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

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甍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
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為姧穢
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
時有識咸以歎息矣羲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
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内疾之若讎小
白位中書博士子肖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
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儁未官而
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丞

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
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
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
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歎幼
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
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肩伯弟平城廣陵王羽納其
女為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南
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

歷大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
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為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
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起授征東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象
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
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
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
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

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兖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金紫光禄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

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懐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强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姊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㓜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歴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殁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

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

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為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
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
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
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帝踐阼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歷御伯中大夫
御正宜華虞陜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為少

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諡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邑大將軍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諡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

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戲狎無乃喪德
也長宗甚異之文寛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
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
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
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頻被顧遇東宮建轉太
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
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
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

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宫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内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内

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名之顧待如初詔領内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

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

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内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内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文陰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寛喻之接以

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
成皐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
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
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
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
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
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
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

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
醴泉宫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
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
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詔書
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為
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
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
更修七始之議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

俄拜岐州刺史歳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歴位右光禄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寅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

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
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
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
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
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
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
天下咸言儼計尒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
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為其部

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檛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材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臠殺之思明

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
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有武
幹莊帝居藩地先護得自結託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
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
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
洛莊帝北廵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
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尒朱榮死
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

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

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保六年為華州刺

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荅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恐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為良娣雛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

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㧞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縉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旣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没榮利得不以道而頽其

家聲惜矣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聞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為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翩然豹變盖知機之士乎

北史卷三十五

北史卷二十五考證

王慧龍傳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魏書無漸字

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三監本訛二今改正

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誕南本訛改乘蓋未知諸

王儀衛之有誕馬也

崇小子青肫嘗感服就褫之崇亦不恨○就褫之崇亦

不恨監本訛作寵勢亦不足恨今改從南本

劭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最監本訛取今改從隋書

大象元年夏熒陽汁水北有龍鬬○熒南本訛滎今從

隋書

皆是大隋符命○隋監本訛隨今改從南本

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日監本訛月今改從南本

臣又以愚意思之○以監本訛有今改從南本

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又一本訛叉今從南本及下文改正

鄭羲傳邢巒歌曰○巒監本訛蠻今改從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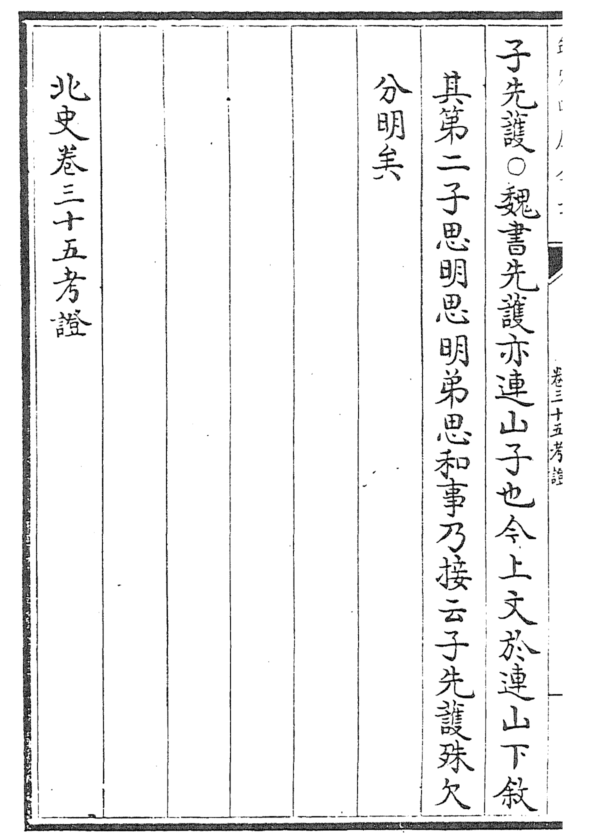
敬祖弟述祖傳洞林子敬叔○子魏書作字誤

譯傳譯從祖文寬○據上文瓊子道邑道邑子譯下文瓊弟儼儼子文寬則文寬乃譯從父也祖字誤

瓊弟儼○瓊各本俱誤疇臣人龍按以上下文考之疇為道邑之孫道邑為祖珍之子祖珍既以弟儼重贈而此以儼為疇弟直誤以從曾祖為兄弟行矣今改

正

敬叔弟子恭○子魏書作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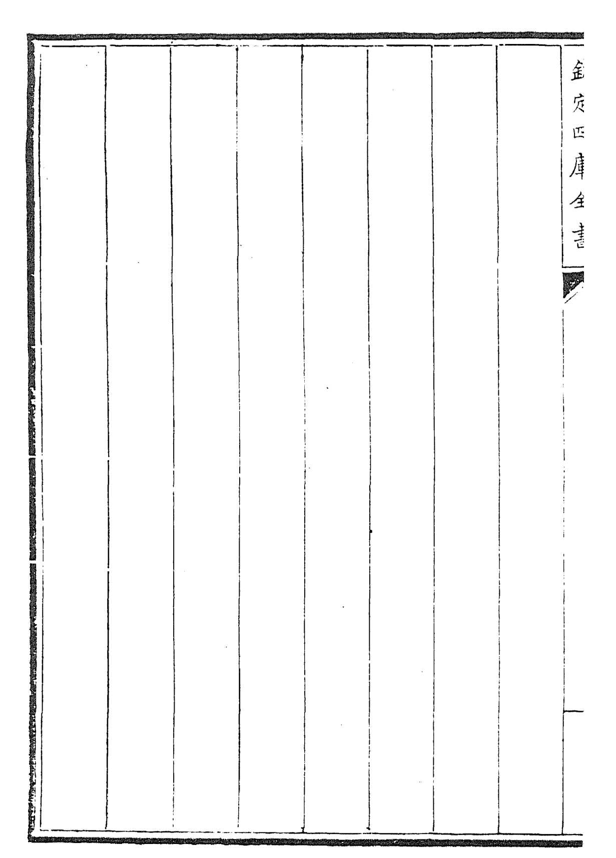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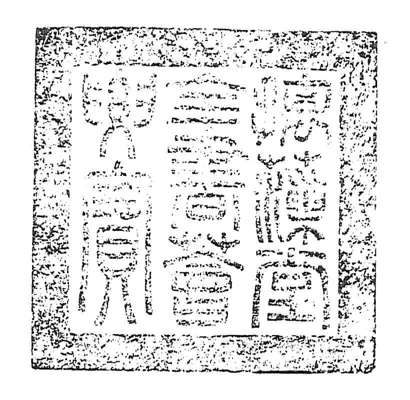
子先護○魏書先護亦連山子也今上文於連山下敘其第二子思明思明弟思和事乃接云子先護殊欠分明矣

北史卷三十五考證

謹案第三十一頁後三行有翊贊功刊本翊訛詡

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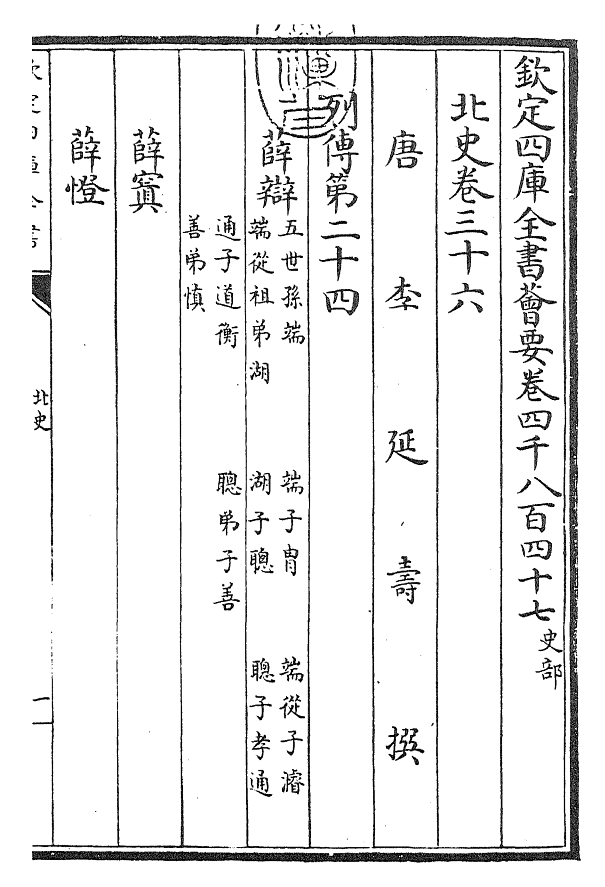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四十七 史部

北史卷三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胄 端從子濬 端從祖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聰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憕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懐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温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無

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强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求與相見强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擕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禄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户尚書

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儁
爽倜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强卒復襲統其營
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
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
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
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
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
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

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奬之
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
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
魁偉髙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
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
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斗兜
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為太守
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

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竝為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沉毅

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氐仇傉檀强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兖州

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禄大夫謚曰康長子肖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强憑險最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肖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孫

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為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觧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孤慶之與廷

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孤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為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

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
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
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
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
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
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
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
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

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竒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户曹參軍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爵為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甞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

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
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
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
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
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
不得頃至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
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
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名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

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偽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戸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寛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

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冑嗣

冑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為兖州刺史到官繫

因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因諫乃聽詰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

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

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猷知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

酒肴候之談宴終日覓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
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
雖復栖遑徒為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
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裕曽宿宴于覓之廬
後庭有井裕夜出户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
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
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
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

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賾父瑛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賵

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頼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禀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

顧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
苫廬糜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霣氣摧䰟者也既而創
鉅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
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
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
忍死待汝已歴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
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絶有司以聞文帝為之
屑涕降使齎册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

為兒時與宗中兒戲㵎濵見一黄虵有角及足名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内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

為先三名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並不獲已而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别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為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

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安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懔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

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
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
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
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强禦孝文或
欲寛貸者聰輙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
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直閤如故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
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

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輙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沉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輙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曽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

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聽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
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
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
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
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
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
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

以拜埽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尒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

賜爵汾陰侯莊帝既幽崩元曄地又疎遠吏議主社稷
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
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主天人允叶世隆等並以為疑
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即
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兼
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
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啓傷感以侯爵既
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

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翙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翙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絶孝通即竪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翙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

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峻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

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竝先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

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呂延慶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令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巳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

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内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鬬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黄河而為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熈三年三月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閲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

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
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
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
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
猶使為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
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
將為神笑拜者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
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

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除尚

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

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名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

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尅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酣酒荒色其必尅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尅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

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
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
其在不疑頍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
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
其黨蘓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
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
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内史
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内史

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

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

司隷刺史房彦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絶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日兾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

歴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叅軍毎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曽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温字尼卿沉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隷書仕周為上黄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恵稱宣

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
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
舍人大業中為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
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
家游騎尉佐魏澹脩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
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
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為司空府參軍再遷鹽池都將孝武西遷

魏改河東為秦州以善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
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絶而善
獨恭巳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
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
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髙子信
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
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
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竝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

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為汾陰令善幹用强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為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黄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户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為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為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子襃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

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竝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其選又以慎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

學佛義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為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為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㫖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

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户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户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顔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
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
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
史尋拜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
陵以寘為司録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
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
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内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
阼進爵為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

深文藻華贍而寡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淅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曽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

宗人避地襄陽愷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羇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輙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禄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𢾛裾數參吏部愷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寮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

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
祖眞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兖歸魏其子懷儁見愷甚相
親善屬尒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
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
與之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産業不肯取妻
豈復欲南乎愷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
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
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

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名為行臺郎除鎮
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
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輙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
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愷言為然並
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愷為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
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為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
愷為之頌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缾以臨器
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
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
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
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
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憕各為頌
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憕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
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

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
以謙直見知冑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
道衡雅道奕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
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孔益流譽而陷齊
謟護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豈虛哉寘憕竝學稱該博
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禄位各逞琳
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

也

北史卷三十六

北史卷三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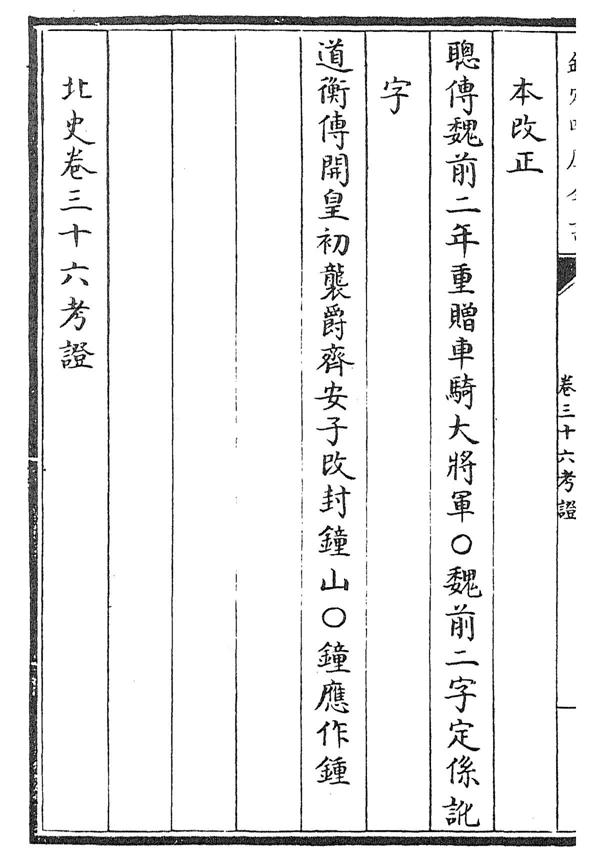
薛辯傳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關監本訛闕今改從南本

授大羽眞○眞南本作鎮將

長子初古拔○古監本訛名今從魏書及南本改正

端傳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柱監本訛相今改從南本

梁主蕭詧曾獻瑪瑙○監本詧訛察瑪訛馬今俱從南



本改正

聰傳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魏前二字定係訛字

道衡傳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鐘山○鐘應作鍾

北史卷三十六考證